

酒神精神

Tong Zhang

今天听卢比奥在雅典卫城前的演讲，他谈了许多古希腊的往事，谈共和、民主、自由，西方共同的文明与历史。最打动我的，是他作为一个来自美洲的人，站在半个地球之外，仍然相信希腊人的探索、雄心与好奇心，延续在自己的生命里。

我一直喜欢玩《欧陆风云》和《文明》。地图展开，看着一个民族从一小片土地出发，走向海洋，建立城市，发现新的世界，总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兴奋。吸引我的，是文明生长时的那股劲头。

今天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一个深刻区别，是酒神精神。它是对生命的热爱，是享乐、好奇、冒险与创造，是人身上那种向外奔涌的力量。喜欢美酒、爱情，喜欢山川，喜欢未知的事物；愿意尽情生活，愿意尝试。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，会让人觉得，活着有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。

我想，任何真正强盛的时代，都有这样的精神。唐朝之所以令人神往，就是如此。只有在那样的天地里，才会有李白这样的谪仙人，纵情山水，高歌慷慨，胸怀天下。他的享乐里带着雄心，他的狂放里带着对自身才华的信任。他饮酒，远游，失意，始终在同天下说话。一个时代的辽阔，会进入一个人的性情，使他的悲欢也有山河的尺度。

而在衰弱的时代，人会慢慢收紧自己。想起南宋，我总想到屈辱、退让。山河还在，人的天地却小了，许多原本可以投向远方的热情，变成了辗转反侧的心事。情感越来越曲折，越来越私人。

去年我和同学去爬北太行，今年又去了南太行。路上，朋友谈起南方的山与北方的山。他喜欢青山多妩媚，我则偏爱北方山势的豪迈刚健，刀劈斧凿。站在山前，便觉得许多心事不值得再想，人应当有更大的胸怀。

前不久去西安旅行，我很失望，没有看到多少有特色的东西。直到临走那天去了碑林博物馆，看见一方方墓志，有南朝人的，也有隋朝人的。那些人的姓名、家世、经历，留在石头上，隔了千年，仍然可以读到。我常在游戏里看一个朝代的兴亡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个个人的一生。



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，是截然不同的。生在其中的人，会有不同的志向，不同的忧愁。有人相信自己能做一番事业，有人一生都在谋求安稳。人的才气、欲望与胆量，究竟能长到什么程度，常常由不得自己。

看着那些碑，我很自然地想到身边的朋友，想到我们今天都在关心什么。学业、工作、收入、人际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许多自己的难处。我也一样，常常被一些事情困住，反复思量，消磨掉许多时间。回头看，竟很难说清那些事情究竟有多重要。

这是人的问题，还是时代的问题？大家好像都只在操心自己，可我并不觉得应当责怪谁。生活里有太多问题，使人不得不如此。年轻时原本有许多想做的事情，后来总想着，等眼前这件事过去，等生活安定一点，再去做吧。等着等着，也就不再提了。

在这样的心情里，再读于右任的《望大陆》，便有说不出的感慨。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”一个人到了生命的尽头，还在望着那片山河。我想起卢比奥站在雅典卫城前，讲起自己的文明与祖先。同样是回望，有人从中看见了未来，有人只能寄托哀思。

我也想从那些碑里看见自己的来处，看见我们曾经有过的雄心与生命力。读到李白，仍然会觉得亲近，觉得那些纵情山水、胸怀天下的日子，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。只是放下书，回到自己的生活里，又不免怅然。

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